这本书属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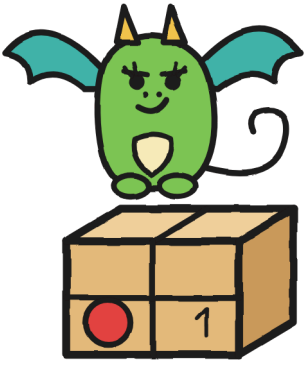
_____

也不属于别人。—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1

# 这个包裹会咬人

Lui Eriksson


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1
这个包裹会咬人

文字与插图：Lui Eriksson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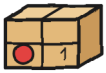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ui Eriksson · info@linguaula.com
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

## 第1章

# 送不出去的那个

这本笔记本是从搬家的14号箱子里掏出来的。箱子上写着“厨房”，是用粗记号笔写的，一看就是赶时间的人的字。里面连一把勺子都没有，只有这本笔记本、一只袜子，还有一只不属于任何人的橡皮青蛙。我问过我妈妈，也问过那只青蛙。没有人来认领。

笔记本倒是我认领了。我在第一页写上了标题，字写得大大的，好让一开头就说得清清楚楚：

古尼的送货笔记本。私人。

“私人”的意思是：我要先读。——J.

我写下“私人”的时候，这张绿色的字条还不在。所有的绿色字条都不在。它们是胡莉塔一张一张添上去的，她只用了一天，就养成了先读我的笔记本、再轮到我读的习惯，有时候甚至赶在我动笔之前。不过那是后面的事。我们按顺序来。



我们是星期二搬来的，今天是星期六。我来这个街区四天了，已经认得一整条街：我家这条。这条街有六栋房子，房子的四周，全是问号。

没有人问过我想不想搬家。是大人们在厨房里定下的，用的是他们说“已经定了”的事情时那种语气，我妈妈管它叫“一个机会”，大人们就是这么称呼那些退不回去的东西的。

最让我难受的不是离开自己的房间，而是坐在搬家的卡车上，我才发现了一件关于自己的事，一件我以前不知道的事：我从来没有交过一个朋友。我是有朋友，可那不是一回事。在我以前的街区，朋友都是出厂自带的：三岁那年在公园里发给你，连同小桶和小铲子一起，从此什么都不用再做。我从来没学过这套流程。学校教你做小数除法，却不教你怎么交朋友：大概是默认你本来就带着一堆朋友来的。

于是我做了每次不会做某件事时都会做的事：做一个计划。

我的交朋友计划：

1. 说声你好。
2. 说点有意思的话。
3. ？？？

我卡在了第2条。第3条，毫无头绪。我一连卡了三天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第3条是三条里最容易的一条，而且只要三个字就写得下。

我的新房间也帮不上忙。里面全是没拆的箱子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，所以我在里面睡觉就像住旅馆：借来的床，衣服放在手边。所以今天早上，从我窗前飞过去的那个东西，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。

是一个包裹。

我就照实说，因为事情就是这样。一个纸板包裹，鞋盒那么大，一侧盖着红色的印章，从我的窗前飞了过去，不慌不忙，像是在办自己的事。后来又飞过一个。接着又是一个。九个包裹排成一队，像鸭子一样，飞过街道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悄悄钻进了对面店里的信箱。（另外那十一个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在我睡觉的时候就已经飞回来了。）

那家店有一块招牌，写着“不可能快递”。下面是一行小一点的字：“我们送没人送的东西。”再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，像是后来想了想又补上去的：“(差不多总是)”。

第2条我已经有了：“我看见包裹在天上飞。”

这个没意思。这种事太常见了。

这张字条是胡莉塔写的。我就是今天早上在对面的店里认识她的。她用绿色写字，用绿色写的字擦不掉。我亲自试过：先用橡皮，再用口水，最后用毛衣袖子，就按这个顺序。橡皮磨没了。绿色没有。

我把条纹毛衣套在睡衣外面，就过了马路。我是说，穿着睡衣过去的。脚上是拖鞋。有些决定，是身体抢在脑袋前面做的。



店里有纸板的味道，还有一股烧焦的味，像蜡烛刚熄灭的时候。左边有一个货架，上面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，写着“退件”；货架上是二十个包裹，编号从1到20，每个都盖着自己的印章。前面，一个戴紫色帽子的女巫正一个一个地指着它们。她旁边，一个穿绿色背带裤的女孩在大声数着：

“……18、19、20。”

“全都退回来了，”女巫说，“又是这样。”

没有人问我是谁，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穿着睡衣。这在一家店里本来已经够奇怪了。可是在那家店里，它连那天早上最奇怪的事都排不上。

女巫名叫玛拉。她开着一家专门送不可能送到的快递的店，还有一枚会发光的印章：一盖下去，就迸出小火星，火星闻起来就是那股烧焦的味道。胡莉塔就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我解释了它是怎么运作的，画了一幅满是箭头的图，那幅图占了半页，我在这里只写个大概：

- 包裹 + 印章。
- 收件人签字了吗？（要用擦不掉的墨水。）

- 签了：已送达。
- 没签：天亮时，包裹飞回它的货架。

这样，没有哪个包裹会丢。也没有哪个会送到。

货架上的这些就是退件：二十个谁也没能送出去过的包裹。而且它们都是同一个人寄的。每张标签上，在同一个位置，都是同样挤得紧紧的字迹，写着：“寄件人：R.”

“R.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一个字特别丑的人，”玛拉说。

再没有别的了。她说得像说一句已经说过很多遍的话那样，没有看货架，而是盯着墙上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点。胡莉塔的嘴唇跟着她一起动了动。她把这个答案背得滚瓜烂熟，而我觉得，这个答案对她来说也不够。

玛拉把十九个退件装进一个扛在肩上的大口袋。那天晚上，她要把一架钢琴送到一座远得不能再远的灯塔去，顺便——既然都要出门了——再把它们全都试送一遍。她天亮时回来。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点希望都没有，那声音，像一个出于习惯在给枯死的花浇水的人。

货架上只剩下了一个。排在第一位的，1号。

“那个送不出去，”玛拉说，我觉得她这话不是对我们说的，“只有一条规则：不许碰货架。”

“当然，”胡莉塔说。

我站在她后面，看见了她背在身后交叉着的手指。我什么也没说。现在想想，这是我们头一回共有的东西：一个只持续两秒钟的秘密，那时我们连对方叫什么都还不知道。

胡莉塔每个星期六都在店里。我没有问她和玛拉是什么关系：侄女、助手，还是惩罚。有些问题要到第二天才能问。

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。问吧。——J.



门一关上，胡莉塔就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不慌不忙，像打量一个包裹，看它配不配盖章。

“你会送快递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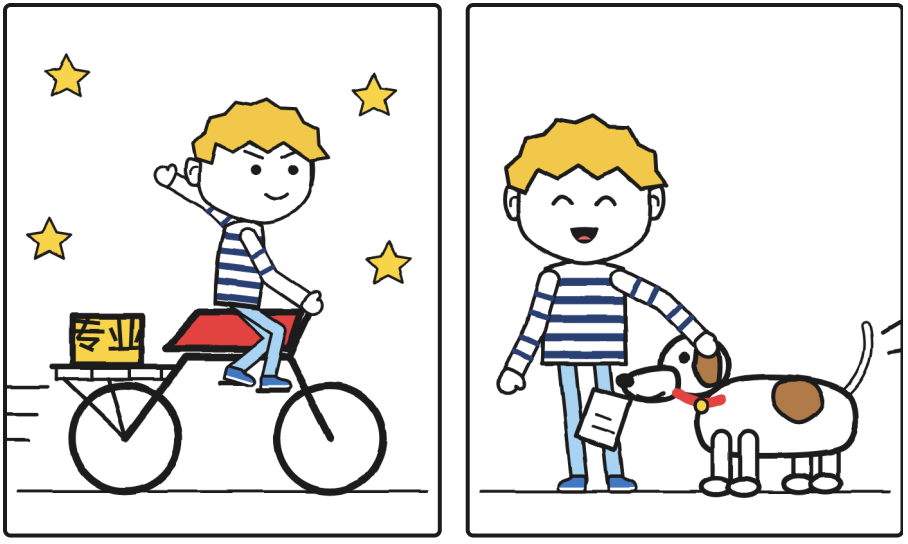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这儿我得老实交代，因为这本笔记本是私人的，而胡莉塔反正会读。

实话是，我这辈子只送过一样东西：二楼邻居的报纸。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报纸扔在楼门口，我觉得这里需要一位英雄。我把它交给了他家的狗。狗把它吃了。我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。

于是，我说了一个想交朋友的人都会说的那句话：

“会。在我以前的街区，我是专业快递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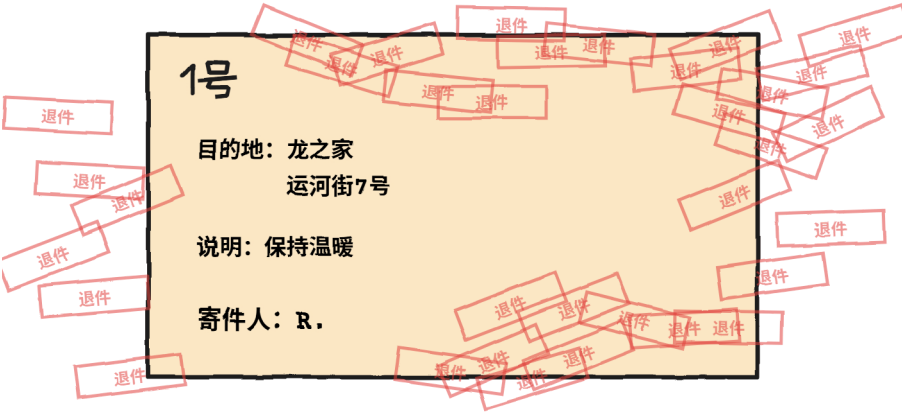
专业人士。狗狗专用。




谎话就像盖了章的包裹：它昂首挺胸地飞出去，过马路连地都不沾，然后，总有一天，它会飞回来。至于这一个什么时候飞回来，会由谁把它大声读出来，那时我还不知道。

胡莉塔没有要我拿出证据。她径直走向货架，取下了仅剩的那个包裹：1号。送不出去的那个。她的手有点发抖，但不是因为害怕，至少不全是：那是一个在冷板凳上坐了好多场比赛的人，终于听见教练叫到自己名字时的那种发抖。我的手也在抖，不过我藏得比她好，只有一处出卖了我：毛衣穿反了。

我数了数“退件”的章。三十七个。那张标签，章比标签还多。




在那一大片红色的下面，万一有谁感兴趣的话，还写着：

- 目的地：龙之家，运河街7号。
- 说明：保持温暖。
- 寄件人：R.

“只要我们在天亮前把它送到，”胡莉塔说，“玛拉就会明白，我有本事送退件。”

“要是不行呢？”

“不行的话，它就自己飞回来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。”

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计划。一个计划该有的两样东西它都有：成功了有奖励，失败了没后果。那时我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

有人按响了自行车的铃。响了两声，像是在敲一扇不是自己家的门。橱窗外面出现了一个戴头盔的男孩，背着一个黄色背包，从店里就能看清背包上的字：闪电快递。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

“不可能快递？”他说，那语气，像是以前的星期六也讲过同一个笑话，“你们不可能送出任何东西。”

托尼奥。送得超快，送的东西超无聊。

“那我们今天就送这个，”胡莉塔说着，举起了包裹。

托尼奥念了一遍“龙之家”，笑得那么厉害，头盔都掉了。头盔一直滚到了门口。他一边笑一边把它捡起来，可等他直起身来的时候，已经不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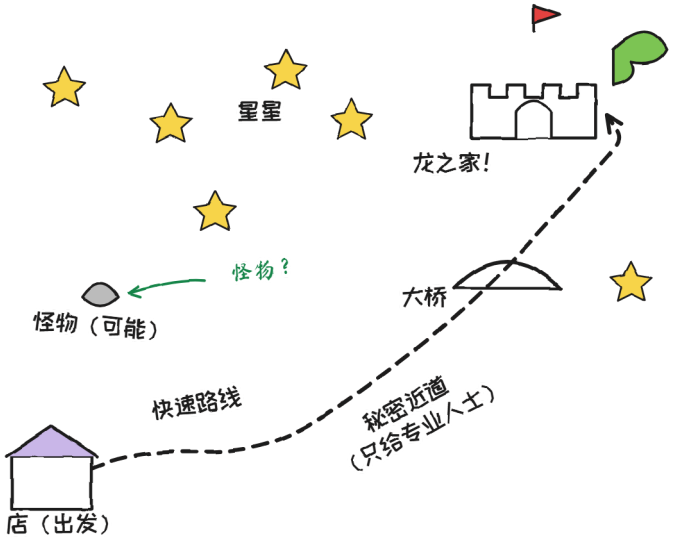
“运河街没有7号，”他说，“是从5号直接到9号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找过。”

“你为什么找它？”胡莉塔问。

托尼奥戴上头盔。他又按了一下车铃，毫无理由，然后猛蹬着自行车走了，这就是托尼奥对付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办法。我记住了两件事：他找过7号，还有，闪电快递并不是什么都快。



我画了一张送货地图。专业快递员都会画地图，而我，严格来说，是说过自己是专业快递员的。




星星不在路上。

地图上有一条“快速路线”，一条“秘密近道（只给专业人士）”，“大桥”，一只“怪物（可能）”，还有六颗星星。星星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只是觉得，一张没有星星的地图，不是一张正经地图。

怪物也不在路上。我查过了。——J.

我们走的是真正的路，那条路上没有星星，我们过了大桥。白天大桥是放下来的，谁都可以走：自行车，拖着购物小推车的阿姨，还有一个带着鸭子的男人。胡莉塔正好走在桥的正中间，语速飞快地跟我讲印章和墨水，一次也没有看过水面。我当时想，大概是因为这水她早就看得太多了。她背带裤的口袋里露出一个沙漏，是她从柜台上拿的。它没法告诉你离天亮还有多久，

只能让你看着沙子往下漏，把人看得心焦。我这才发现，她是那种会带着沙漏去送货的人。我挺喜欢这样的人。我带的是一套睡衣。

运河街7号不是一座房子。它是一堵墙。

托尼奥说得没错：5号过去就是9号，两家中间是一堵光溜溜的浅色的墙，没有门，没有窗，也没有门铃。墙上只有一样东西：很低很低的地方，几乎贴着地面，高度刚好适合一个很小的东西，有一块黄铜板，板上有一个爪子形状的凹槽。上面四个小凹槽，下面一个大凹槽，像是很久以前有人把什么东西按在了这里，墙就把那个形状留了下来。

“说不定是个信箱，”我说。

包裹塞不进去。侧着不行，斜着塞一个角也不行。

我们把对一堵墙能试的办法都试了一遍：

1. 用指关节敲墙。（没反应。）
2. 对着墙大喊。（没反应，只是更响。）
3. 从上面看。我爬到胡莉塔的肩膀上，她比看上去结实，我探出头去，墙的另一边是另一堵墙。
4. 放弃。这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项。

隔壁楼阳台上，一位阿姨正在给天竺葵浇水，她举着喷壶停在半空，看着我们，神情像是这部电影她早就看过了。

“那个包裹已经来了好多年了，”她说，“每次走的时候，都和来的时候一个样。”

她说得毫无恶意，就像播报天气预报。说完，她接着浇花。我明白了：在这个街区，一个送不出去的包裹，不过是又一种天气现象。



天很冷。是刚入秋的那种冷，专往袖子里钻。胡莉塔又读了一遍标签，声音很低，好像它自从上一次读以后会有什么变化似的。

“‘保持温暖’。它在冰冷的货架上放了好多年了。”

我是新来的。东西上写着“保持温暖”，我就让它保持温暖。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会读说明：这是我们仅有的本事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哪些说明可以不理。别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，就不再读了；他们已经“知道”了。而有时候，他们知道的是错的。

我把包裹塞到毛衣下面，我们又过了一次大桥，我坐在艾利亚面包店的排气口上，烤炉里的热气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排气口贴着墙，和地面一样高，从里面升上来一股暖烘烘的、带着面包皮香味的气。我就坐在那儿，背挺得直直的，包裹贴着肚子，拿出了一个人坐在地上、穿着睡衣、衣服底下藏着个箱子时所能拿出的全部尊严。胡莉塔把沙漏翻了个面，站在旁边放哨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你看起来像个怀了宝宝的邮筒。

我是说，她没有出声。

我们就这样待了好一阵子。到处是面包的香味。我开始出汗了。为了不去想出汗的事，我们说起话来；或者说，是我在说，胡莉塔只回答必要的几句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想送这一个？”我问她，“还有十九个呢。”

她在沙子漏完之前，把沙漏翻了过来。

“因为数和送不是一回事，”她说，“我已经数了好多个星期六了。”

后来她问我，我以前的街区是什么样的，我差点就说了实话：我记不得自己在那儿做过什么，只记得自己拥有过它。我就像那只橡皮青蛙：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我张开嘴要说，出来的却是另一番话，一番有摩托车和奖牌的话。她点了点头，没有看我。我觉得她已经不信我了。她根本不在乎。这反倒是那天早上最好的事。

就在这时，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上轻轻敲了一下。咚。

“刚才那是你的肚子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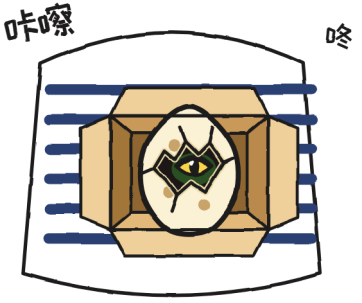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肚子不会发出‘咚’的一声。”

咚。咚。

我掀开毛衣。包裹的盖子下面有一个圆圆的、苍白的、带斑点的东西，它不是鞋盒，也不是任何会装在盒子里卖的东西。它有一道裂缝，我看着它的时候，那道裂缝还在变长。

咔嚓。

然后，包裹看了看我。




裂缝中间有一只黄色的眼睛，睁得大大的。它没有看胡莉塔，明明她才是懂包裹的人。它没有看面包店，没有看沙漏，也没有看天空，那个一切都会在天亮时飞回来的地方。它看的是我。四天以来第一次，在这个房子上都挂着问号的街区里，有谁看起来完全清楚我是谁。

没有人告诉过我，有些送货，是包裹选中了你。